

說熙篤會的不是

李達修

導言

熙篤會第二代傳人中，有一位偉大的聖師伯爾納德(St. Bernard of Clairvaux 1090-1153)，留下給我們後人豐盛的靈修遺產。他的著作裏有一篇名為「辯護書」(Apologia)，是為針對各種當時對熙篤會的批評，衛護會士們所作的改革而寫的。

在神學課程裏，從前也有一個名為「護教學」(Apologetics)的科目，本來也是為準備神學生們面對外教的攻擊，讓他們懂得辯釋我們信仰的真確無誤。後來，此科目更改名稱為「基本神學」(Fundamental Theology)，這確是教會很積極的態度。這學科更大的重要性是把自己扎根，非武裝對抗。

寫本文以前，理會到現今教會內外對隱修生活似有一份成見或誤解。也想藉此機會澄清一下。但實在地再想，本文也許亦為隱修士本身聖召的一個反省與尋根。筆者當然與大聖人難相提並論，文章內容只是從經驗而談，講不上神學探討。無論如何，以下是一些熙篤會隱修士的「不是」，但說到尾原來在更深層裡有些……又卻有點是。

顯修

由於香港的環境與文化，縱然聖母神樂院落腳於大嶼山的一角，

交通上比較不方便，始終還是比較靠近這大都會。不像在其他許多國家的隱修院那麼隔離。在香港教區，很多教友或修道團體舉行靈修活動時，也會考慮邀請隱修士們出來講道、主持彌撒、領避靜等等。一般都相信隱修士沒那麼忙，時間上大都沒問題。我們曾反省過與教區的關係應如何。結論是既須保持隱修的特質，同時又在適度下偶然地為教區服務。結果，原來教友、修士、修女們也有矛盾。既想我們出席，但又極為擔心我們容易變質，認為是否出來太多了，見報率（連公教報在內）是否高了。

傳統上，修道方式概括地分為顯修和隱修。熙篤會源自本篤大家庭，當然屬於後者。但隨著靈修觀的演變和發展，「隱修究竟為了甚麼？」這個問題也有不斷更新的答案，而更新的過程中，除了再次肯定原始的精神之外，亦豐富並增強了隱修的動機和意義。其中包括了「退隱是為彰顯」這種驟聽起來似是「以退為進」的策略性意思。當然隱修並非只是一些策略而已，卻如若翰洗者一樣，在若望福音第三章他說：「祂（耶穌）應興盛，我卻應該衰微。」自身退隱是為讓基督彰顯。如此退隱不會是消極不濟之事，反而成為參與彰顯的一部份。

隱修本身是一份很大的犧牲與奉獻。把自己整個人交出來，把生活的環境局限到一個小小的範圍內，隱姓埋名，一生就此下去。所以隱修亦曾被形容為一種「活的殉道」；但願這並沒給人一個「生不如死」的印象。殉道精神如果所指的是「勇敢地甘願用自己的生命，來為信仰天主作証」，那麼熙篤會的隱修士就拿出了這份勇敢，為基督的緣故甚至被視為愚笨的、在浪費生命的，也在所不惜。

神職

經常有人問我們：「你們修院一共有幾多位神父？」當然一般的意思是：「你們團體一共有幾多人？」但這裡似乎出現了一個誤會。其實，這誤會也發生在其他修會的情況中。原來，很多教友還未明白修道人與神父的區別，以為男性修道人就是以晉鐸為最終的階段。如果解說有些人終身是修士，而不會領鐸品，又以為這些修士們必是不夠資格，地位次等於神父。

在此，不替別的修會說話，只講回我們的修會。熙篤會是一個隱修會，進會者加入一個隱修的團體，接受培育成為一位隱修士。做隱修士就是入會者的聖召，而非做神父。如果求入會者覺得必須晉鐸，我們會請他再三考慮，因為修道獻身不能附帶條件。所有求入會者皆應專一於度隱修生活，而別無他願。這樣才能更滿全「棄絕自己，跟隨基督」的精神，及在培育時專心一意地在熙篤會的神恩中自由成長。

那樣說並非「反神職主義」。事實上，在正常情況下，每個隱修團體內約有三分之一成員會成為司鐸。內裡原因也很實際，團體應不斷補充新的神職人員施放聖事。所以在弟兄中選拔晉鐸的人數是按需要而定，並為團體服務。因此為一位隱修士而言，司鐸聖召可以說為隱修聖召中的聖召。先有了隱修士的召叫，慷慨回應及接受陶成後，如天主的旨意藉著院牧及團體提出，隱修士便明辨聽命之。即是說熙篤會士若然沒有隱修聖召，可能根本沒有司鐸聖召。我們必須相信在隱院內，是修士還是神父並不是最重要。最重要的是彼此被召，來到此隱修團體成為弟兄：彼此牧養，互相聽命。

知識份子

不知從何時開始，修道人好像要有很豐富的知識水平才行；這特別引用於男修道人身上。學識淵博，講起道來既動聽又實用，這樣才是一個理想的修道人。誰知這樣會使在讀書方面的興趣或能力不太大的人，對修道卻步，也誤導了修道是學術精英主義，也許亦會影響到聖召的響應。

獻身生活就如一門專業(profession)，這是千真萬確的。修道人須理解這種生活方式的目標、信念、價值、技巧，並踐行在生活裏。學習階段是必然，甚至是終身不斷學、時常習，然後慢慢在熟練中變得自然和自信，以這專長來貢獻教會與服務天主及祂的子民。

但獻身修道有一個更深層次的意義，就是透過公開承諾(Profession的本意)，將自己交付給天主，讓祂祝聖和帶領自己一生。我們需要在修道生活中成長，然而這種成長是從生活裏(特別團體生活中)及從認識過程內(特別是認識自己開始)培養出來，這種認識是涉及整個人的，是來自生活經驗及反省的，並超越書本理念所發展出來的一套思想和文字的。

不過隱修士也十分重視聖言和閱讀。在靈閱(Lectio Divina)中，經年累月地浸淫，藉著聖神的啓迪和恩寵的啓蒙，我們以謙誠耐心去聆聽，虛空的心靈也讓知識漸漸充實起來，因為這是來自天上和關於天主及永恆生命的知識。

傳統以來，熙篤會士都以勤奮、踏實、任勞任怨見稱。他們更多來自勞動人民背景，憑著那顆單純專一的心，以祈禱及勞作來奉獻自

己，過著簡單儉樸及有規律的平凡生活，就如若瑟、瑪利亞和耶穌一樣。

祈禱機

曾經有人說：「你們隱修士多幸福！每日廿四小時都在祈禱。」這位教友或是對隱修生活有很深的體會，或是對我們的生活作出很大的心理投射。

祈禱在隱修聖召中實在佔很重要的地位。如果一位隱修士不相信祈禱的力量，不以爲把一切交托於主，信賴祂所作的安排和恩寵的化工，比自己來成就更好，那麼他便找錯地方去了。祈禱、交托、信賴，是隱修生活對天主的基本見證。可是祈禱是以甚麼來量度的呢？是以數量嗎？即是留在聖堂的時間的長短？誦唸經文的次數？

也曾有教友熱心一片來到隱院，以爲我們會有很多明供聖體、唸慈悲串經、九日敬禮、拜苦路等等，熱心敬禮一個接一個地舉行。結果失望而回，且有點懷疑我們是否夠虔誠祈禱，這座修院是否已變得腐敗疏懶。但事實上，隱修士不是「敬禮專家」，也無可能且沒必要跟準所有的敬禮運動。隱修生活有它本身的節奏和日程；祈禱當然是整個日程的骨幹。每天七次唱經讚美天主，從凌晨三時半到晚上八時，平均地分配著。但隱修士也是人，也在生活，而生活不只是唸經祈禱。我們還要彼此分擔工作，以建設和維持團體。初入會者更須接受培育，學習適應此聖召帶來的新環境、文化、價值觀和靈修。因此，隱修士不能終日不斷在祈禱，那期望也不實際。

不過，這並不等於熙篤會士的生活重心放在了別處。其實問題的

答案仍在於我們怎樣理解「祈禱」為何物。祈禱包括祈求，也包括唸經，但決非只是求、求、求，唸、唸、唸。祈禱不是為累積分數，越多就換得更大的回報，天主就更聽得到。當然我們也不能疏忽它。可是如果我們體會到原來祈禱就是在信仰生活中與主的接觸和溝通，那麼這些特別時刻的祈禱，也可延續到生活裏、工作上、與家人相處時；慢慢培養一種在祈禱的氣氛中生活，生活就是祈禱的狀態。

隱修生活是人的生活，也是活在信德中，天主內的生活。在主內，我們要從機械式的反應中醒活過來，包括祈禱。

啞巴

隱修士以守靜默著名。「你們都發了此願嗎？」

首先，守靜默不是聖願之一。熙篤會的聖願有三：分別是聽命、恆居和忠於隱修生活。從前在中國北方，隱修士都被冠以兩個綽號，其中之一就是「啞巴修士」，因為那時除了唱經以外，都嚴禁說話。工作時如有需要，也以手語來溝通。

梵二以後，修會改革的精神也推動了熙篤會對靜默的遵守與價值有所更新。守靜默可被視為團體或社區生活的一部份。就如圖書館、電影院或博物館，都要求使用者保持這氣氛，作為一份公德心，既可防止騷擾別人，又可幫助自己更投入所作的活動。

隱修士在隱院內幹甚麼的呢？在一切的活動裏都有一個共同的目的：聆聽天主。一個簡單的道理是：如果我們想聽，就要停止說。如果我們想聽甲的話，就不得不請乙、丙、丁都停止說話。我們也會希

望盡量減少其他的噪音，使我們可以更專心去聽，以求聽得清楚。因此這份靜默不是小學生程度的那種，只為怕罰，所以不說；而是以成年人的態度來作選擇和處理。那是自由的、富意義的和有目標的靜默。在靜默中的聆聽是活潑的、動態的，而非壓制的和死寂的。

不過，團體同時也需要溝通。溝通能解除冷漠與誤會，並增進瞭解與感情。溝通是學習愛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科目。聖本篤在會規裡注明隱修院是所「愛的學校」，那又怎能欠缺溝通呢？

所以，現今熙篤會修院都很強調學習溝通，學習說話。守靜默的更新定義是「在適當的時候，以適當的長短，說適當的話。」這定義完全沒有違反會祖們的精神。隱修日程裏仍保持每天約十二小時的「大靜默」(Grand Silence)時間，是絕對嚴謹的。此外，也不是隨便在其他任何時間或任何地點，就可與隨便一位弟兄聊天。規矩仍然有，卻不會防礙團體感和弟兄情。靜默的氛圍仍得靠弟兄們的默契去營造，共同承擔負責。這樣的靜默才有充實的內容，更能使人提昇。

最後，為一些不太明白隱修聖召的人而言，隱修士在傳教方面就像一個啞巴，因為沒直接參與宣傳福音。但如深入理解，隱修士卻原來一直以一把極震撼的聲音——即整個人的委身及生活，以見證上主的存有與臨在。有了祂，有些人這樣生活也已足夠。「你呢？你的人生為何為誰而活？」隱修士完全委身於這個向世界發出的無聲但響亮的大問號。

苦修

我們另一個更流行的綽號就是「苦修士」。這稱號不但帶來了教

友們對我們一份特別的欽佩，卻同時使他們產生一種敬而遠之的態度。

「苦，所有人都想避開。這些人卻以它來作修行，不愧為受苦專家，非凡人所能。但畢竟太難了，要求的道行太高超了。所以自己也不用考慮，這種犧牲我做不到，就由他們繼續為世界做補贖吧！頂多獻多些彌撒，請多些他們代禱，因為托他們求的必定更受天主接納。」

隱修士的形像就是如此「樣版化」(stereotyped)了：天天在苦中修行，當然生活定無樂趣可言，必定一個個苦瓜乾的樣子。甚至會懷疑他們還會不會笑？有何值得他們笑？除非真是已達到以苦為樂的境界吧！那又會是化境還是自虐？

連基督也求天父免除他的苦杯，難道凡人——包括隱修士——可以如此驕傲，認為可以靠自己的能耐和意志，故意投進苦海去拯救眾生嗎？隱修士的確為回應天主的召叫，作出了很多的犧牲，包括：願意一生長居於隱院之內，守靜默和過聽命、貧窮、獨身的生活。但目的絕對不是為痛苦，而是為福樂；即是說苦不單不是目標，也不是一個方法，像刻意地越尋苦，就功勞越大。苦只是一個認真和負責任的生活必然接納並擁抱的經驗，無論是團體生活，抑或修煉愛德過程中，並非為苦而苦。修煉需要紀律，學習守紀律就引起舊我的反抗，於是在這種自我的矛盾下掙扎，便有痛苦的經驗了。

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們應當見證的當然不應是苦，卻是樂。一所隱修院卻取名「神樂」絕不諷刺。能夠找到一生的終向，願意專心向目標前行，是多麼大的喜樂。正因喜樂如此大，縱然經歷一些辛酸苦痛，也不會受到打擊，也心甘情願，也不算得甚麼。

聖人

隱修院並非魔法學校。在這裏也沒有一套咒語，使進來的人立即變身成爲聖人。

成聖當然是終極方向。進隱修院的原因不能消極，甚麼逃情、厭倦世俗等等負面的理由皆不能接受。對拉丁文和額我略歌調瘋狂著迷也不行，因爲這裡並非懷舊場所，也非爲有特殊癖好的人而設。每位隱修士都有一個正當又神聖的願望和理想，並立志走向成全的道路。但每個人都帶着自己的性格、情緒、軟弱、脾氣進來。隱修前的生活已有某種固定模式、習慣和傾向，不會一夜之間抹得乾淨。隱修生活的初期特別是淨化期，所以人所經歷到的，不單是發覺其他隱修士不是聖人，連自己也更不是。一切從前避開的矛盾衝突，都忽然間變得赤裸裸放在面前，迫切地要面對。因爲不同的背景、性格和脾氣的人，天天生活在同一地方，一起做工作，一起祈禱，一起吃飯；這般接近使我們連最小的一件事情都看不過眼，不滿挑剔，滿腹怨言，滿心憤恨。初學生總不免至少問一次：「我來這裏幹嗎？這全非所想的天堂，簡直像人間地獄。」

然後，如果是神聖時刻的來臨，我們會覺悟到原來所有問題根源都不在外面，而是在自己內裏。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。隱修院之所謂「愛的學校」，原來正是此意。一群不知何謂愛的人，因爲愛天主而進來，天主就幫我們選擇了弟兄們作爲愛的對象。愛所喜歡的人不用吹灰之力，是幼稚園程度而已。但愛那本性上抗拒甚至討厭的弟兄，才有難度及挑戰性。至於愛那害自己於不已的弟兄，甚至爲他捨棄性命，這種超越性的愛才是畢業論文，也許花幾十年功夫也未完成；但

隱修院給我們時間，就像天主一樣忍耐地等候。

學習愛與被愛的過程就是成聖的過程。作為一位基督徒，我們都需要培養一份神聖感，散發出來以作天國的標記。但神聖感不等同一副冷冰冰的嘴臉，木無表情，甚至嚴肅得來像隱藏著無限的壓抑。神聖感也不等同於保持距離，生人勿近。相反，那神聖的就是那給人無限溫暖安全的，那慈悲可親的，那寬容釋放的。有了這份醒覺，縱然時間、空間和人物都不變，自己的意、心、神卻變了，更好說是一項跨越。在隱院內，愛的掙扎也成為神聖的掙扎。藉著對主對人的開放，漸漸被塑造一個新的我，即一個更回復人性本來美善的我，一個已給基督修復和治癒了的人性的我，一個讓神性與自己的人性結合的我。這就是成聖。

結語

自1098年至今，熙篤會已有超過九百年的歷史。沒有太多人會記得每個時代隱修院內的事，甚至本會也沒有太多聖人，絕大多數都保留了無名氏的身分。為隱修士來說，這是幸福。其實，同樣地絕大多數的人都會像隱修士般，最後隱姓埋名於歷史洪流當中。沒有人會記起我們的名字，也不知我們一生怎樣度過。不過那不要緊，那只是虛空。有時越追求這等名留青史之物，越只會踏進浮沙沒沉。反而從未想及這些虛名的人，偏偏無心插柳，受人銘記。

熙篤會在上個世紀一共出現了四位真福，分別為：一）意大利的嘉播修女(Sr.Gabriella Sagghedu, 1914-1939)；二）西班牙的來福修士(Br.Rafael Arnáiz, 1911-38)；三）尼日利亞的坦思神父 (Fr. Michael

Tansi, 1903-64)；及四) 法國的賈桑神父(Fr. Joseph Cassant, 1878-1903)。他們都有一大共同點，就是簡單、普通、平凡。除了坦思神父外，其他三位的生命都很短暫；而四位真福的隱修資歷皆不長，足證明獻身給天主是看心的純潔和意的勉力。那正是天主所最悅納的馨香祭品。

最後，熙篤會於1996年在北非的亞爾及利亞有七位殉道者。他們默默地在這個回教國家生活，作為天主教會在當地的一個小小但真實的臨在和見證。結果全被暴徒所殺害。這個小團體的院長基斯神父(Dom Christian de Chergé)在1994年的日記裡寫下了這些話，不多不少反映了任何一位熙篤會士的心情：

如果有一天我將成為恐怖主義的受害者，

我希望我的團體、教會及家人都記著，

我的生命是獻給了天主和這個國家的，

並接納主宰一切的天主所容許發生的這件事。

我並非追逐著殉道，也感不堪當作此祭獻，

但我會與無數無名無辜的犧牲者結合。

我生命的價值不比他們高或低，

那何來我的死要特別受重視？

我將注目於上主，並嘗試以祂的眼神去看
這些激進的伊斯蘭教徒，
在基督苦難的果實裡，
在祂復活的光榮中。亞孟。